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五十三至五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譚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

羣書考索卷五十三　　　宋　章如愚　撰

律歷門

律呂類

昔者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還相為宫以應十二月之律此律之正也至於周禮九變之樂宫商徵羽之法考之七始之次序乃雜然

而不同也周禮之變為人思而作人以情相合大呂太簇應鍾律之相合者也將以致人思則安得以相生之正體而必其同歟音律之用自是而變益不窮掌者於是求為法以通之京房之六十律通十二律之法也房受學於焦延壽既以律吕之本衍而相生始於黄鍾極於中吕然後又立執始去滅南事之名以畢之其為術亦精矣五音之叙宫商必濁徴羽必清正也然律吕之用或相配而成或

相反而生其清濁豈得獨有定體耶黄鍾之宫在十始之次則太蔟為商而濁在九變之叙則太蔟為徵而清可疑也五音之宫商角為正徵羽為變固也然五聲之作其配則金木水火土其象則君臣民事物臣與民不可變變者君與事而已是故有變宫變徵而無變商角羽何分之瀆哉若所謂積黍為律之制此又古人定律之法後世學者紛紛於短長廣狹之辨而不一也古者因一稃二米之黍以起數由一黍之多積而至於律度

量衡皆以黍而定後世之黍未必皆與古同學者之法不生於自悟之心而責諸不同之黍其惑亦宜矣要之公孫崇之以長累寸即李照之以橫累寸也李照之以橫累尺即劉芳之以廣積分即胡瑗之以橫累尺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安得以不求法於心以斷之哉陸唐老策

律定於尺樂主於音音生於律律定于尺尺成于黍黍既不具尺亦不定尺無所準律亦自差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司馬遷黃鍾之

律八寸七分之一太蔟七寸七分之二林鍾五寸七分之四應鍾四寸二分之三班固司馬彪説黄鍾長九寸聲最濁太蔟長八寸林鍾長六寸應鍾長四寸七分四釐强聲最清蔡邕鄭玄杜夔荀勗等所論尺有損益而黄鍾之宫要以九寸為定始荀勗當武帝泰始中校大樂八音不和知漢到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後汲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與新律闇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勗

律以命之其聲皆應時人稱其精密 徐古編 樂有所謂本中聲者樂之本亦有所謂末器者樂之末也隶本以正末若挈裘振領之易也就末以齊本猶治絲而棼之也先王之作樂豈徒事其干戚羽毛鍾磬管籥綴兆疾徐以為世俗觀美哉探天地之至賾求陰陽之妙義得所謂中聲者黄鍾之宫也揚子曰黄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禮曰量聲中黄鍾之宫月令曰律中黄鍾之宫則黄鍾信乎其為樂本也黄鍾以一生三以三而生九

九而九之終於八十一其管所以九寸而餘律自此生也揚雄之作太玄也以一元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而其音之辭則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宫信乎無不在其中是則玄之文高極蒼天深入黃泉大也包畛纎也企㦸良由求黃鍾之法而創為方州部家也夫得黃鍾之法猶足以草玄又況以是而制作烏不足以考中聲哉黃帝之雲門顓帝之五莖而帝嚳之六英堯之咸池舜之簫韶禹之大

夏湯之大濩武之大武成王之大酌樂名雖異其中聲之和未始不本於黄鍾也是以奏之圜丘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地祇昇搏拊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來翔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也三代而下號為博識之士相與論譔定次多矣由漢巳來則有京房六十律由唐以來則有祖孝孫之八十四調因而轉相祖述又從而損益高下之其間祖意決著眉睫之論無所考者類皆弃經任傳徒紛紜為此贅疣也彼烏知所謂中

聲哉古語有曰黄鍾委弃瓦釜雷鳴吾知殆為此曹設也夫欲樂之聲清不太輕濁不太重高不至於揚下不至於抑大不過宫細不過羽當以黄鍾之中聲求之也

三山疑難要折

前漢志律以統氣類物吕以旅陽宣氣周景王時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一曰黄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賛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羞潔百物考神納賔也四曰蕤賔所以安

請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示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無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吕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吕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吕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皆所以述時氣效節物也

五音尊卑清濁月令孟春其音角注云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正義曰凡數多者濁數少者

清令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少於宮商多於徵羽故云清濁中既尊者為濁卑者為清民則卑於君臣尊於事物亦是尊卑之中故云民之象也案樂記及律歴志云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羽屬北方其數少所以黄鍾在子其數多者冬時凝寒之氣在於地土水又清輕羽既禀寒氣又象水聲故其數少冬至陽氣伏於地下温積土中黄鍾含藏陽氣又象土聲故其數多各自為義

不相須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者宫主土土聲濁其數多故主君商主金金聲稍重其數稍多故為臣角主木木聲清濁中其數多少中故為民徵主火火聲稍輕其數少故為事事謂人之所營事務也羽主水水聲極輕其數最少故為物也物謂人之所用財物也月令季夏之末云中央土其音宫正義云案律歷志五聲始於宫陽數極於九九九相乘故數八十一以五聲中最尊故云君之象春三月其音皆角夏三月其音皆徵秋三月

其音皆商冬三月其音皆羽

八音本五聲說心感於内情形於外而单出者樂之聲也曲折成萬交錯成文而雜出者樂之音也樂發聲則中之為宫章之為商觸之為角徵之為徵宇之為羽此五聲原於五行也五方於器則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此八音所以逐八風也大司樂曰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傳曰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此五聲八音而成之者也然五

聲者八音所從出也故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徵而無清濁之常革木一聲而無清濁之變其說以謂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以成樂也是則知音必自聲始故曰不知音者不可與言聲不知聲者不可言樂案書曰聲依永律和聲繼之以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則音本於聲者明矣三山要會

律呂相生京房易云十二律得位者生五子失位者生三子不失不得生四子五律得位各生五子謂黄鍾太

簇姑洗林鍾南吕也五五二十五并五凡三十也失位者生三子亦五半謂大吕夾鍾中吕夷則無射三五十五并本五凡二十二十就三十合成五十也不得不失者生四子謂蕤賔黄鍾也二四為八并本二為十也十就五十合為六十也言其得位者謂以陽居陽以陰居陰失位者謂以陽居陰以陰居陽不失不得者處陰陽交際之間也又黄鍾太簇等七律各統一月自為宫其餘五十三律隨所生月六七等為其月之宫則周一期

月數如京房所述然其所生者則黃鍾生色育執始大呂生分否陵陰之類是也其上三分益一下生三分去一皆漢書律歷志云禮記正義　續通典云漢書所載律呂相生皆一上一下起黃鍾九寸為首展轉生之終於仲呂得十二律所云下生者謂長管生短管也所謂上生者謂短管生長管也皆云三分其管而損益之應下生者損其一分應上生者益其一分各得其所生之管長短之數是則損長為短益短為長也假如黃鍾九寸

之管分作三分每分合有三寸計九寸除其三分自然合成六寸即得六月林鍾之管謂之下生也如以林鍾六寸之管分作三分即三分合有二寸即此之數加於六寸之上自然合成八寸即得正月太蔟之管謂之上生也盡十二管其例一同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然則准黄鍾林鍾太蔟三管各得全寸之分餘外九管則有微分之數中三分損益自然之所致也據漢志又司馬遷等本法皆三分十月應鍾益一上生五月蕤賓損一下

生十二月大呂若用此法則大呂之管惟長四寸有奇此是漢志一上一下之法而京房等遂從五月甤賔又重上生十二月大呂緣此大呂夾鍾仲呂三管各於漢志本數之上三分益一以為生於是六吕之管添長八寸有奇夾鍾之管添長七寸有奇仲吕之管添長六寸有奇餘之九律並依漢志不改所以甤賔本合下生大呂而遂改為上生因與應鍾重生上也緣大呂一管改作上生所以自大呂以下相生咸易漢志上下之號故

大吕本合上生夷則而遂改為下生也夷則本合下生夾鍾而遂改為上生也夾鍾本合上生無射遂改而為下生也無射本合下生仲吕而遂改作上生也案晉書律歴志云五音之體務在和聲益則加倍損則減半其於本音常為無爽然則言上生下生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於蕤賔重一生者通為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謹案晉書此說猶未盡其義何者既云其於本音常為無爽何更云非相生之正

及耶案所以紐賔重上生大吕者亦不獨在取聲和以吹候之用也其本意蓋取排管餘殺欲使一例均同耳律吕乘之數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也鄭玄注云宫數八十一黄鍾長九寸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宫之一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太簇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三分商益一生羽羽數四十八南吕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為四十八也三分

羽益一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七九六十三又九分分寸之一為六十四也三分角去一生變宮三分變宮益一生變徵自此以後則隨月而變所謂還相為宮三場指南

聲律生於日辰揚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取法於五行十二辰之義也聲生於日日有五故聲亦有五日謂甲巳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癸為宮是五行合為五日五音之聲生於日也律生於辰者十

二律出於十二辰子為黃鍾之類是也

律吕傳後之訛唐禮樂志云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

樂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聲不可以言傳益懼器失而

聲遂亡也乃多為聲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

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龠

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

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

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弊而又

揔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黄鍾然後律度量衡相用為表裏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攷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后樂可作矣夫物用於有形而必弊聲藏於無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其法具存無作則已苟有作者雖去聖人於千萬歲後無不得焉此古之君子知物之終始而憂世之慮深其多為之法而丁寧纖

悉可謂至矣三代既亡禮樂失其本至其聲器有司之守亦以散亡自漢以來歷代莫不有樂作者各因其所學雖清濁高下時有不同然不能出於法數至其所以用於郊廟朝廷以接人神之歡其金石之響歌舞之容則各因其功業治亂之所起而本其風俗之所由

黄鍾之宮月令中央土律中黄鍾之宮正義云黄鍾之宮於諸宮為長季夏土王其聲最重謂土之聲氣應此黄鍾之宮聲非黄鍾一聲也黄鍾候氣之管本位在子

此是黄鍾宫聲與中央土聲相應但土無候氣之法取黄鍾之宫聲以應土耳非候氣也故賀瑒云黄鍾是十一月管何縁復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虚設律於其月實不用候氣也是以此項注云季夏氣到則黄鍾之宫應直言律中黄鍾之宫不言律應者明謂中央土聲與黄鍾為宫音相應非為氣應也蔡氏及熊氏以為黄鍾之宫謂黄鍾少宫半黄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為候氣案六月林鍾之律長六寸七月夷則長

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於六月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以與黄鍾半聲相應乎其說非也不云黄鍾律最長而云黄鍾之宫最長者惟黄鍾宫聲於諸律最長故云黄鍾之宫也　禮記正義曰國語云黄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案彼注十一月建子陽氣在中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作事宣徧黄鍾象氣伏地物始萌所以徧養六氣九功之德若施於人六情正德天德利用地德厚生人德也

變宮變徵説夫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聲何也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君也者法制號令之所自出也宮故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臣所以奉承者也徵故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務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矣故商生羽羽生角也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不可以遷遷則失其常矣商羽角三聲此其所以無變也君摠萬務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二聲必有變也

鍾律月令注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為之律中者中猶應也孟春氣到則太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正義云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角律同處其太蔟夾鍾六律六吕等皆是候氣管名又計太蔟管數倍而更半鑄之為鍾名曰太蔟之鍾元生於太蔟之律是律在於前鍾生於後故律歷志云黄帝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則為六律雌鳴為六吕是律生在前蔡氏以為太蔟鍾名先有其鍾後有其

律非也陽管為律陰管為吕又陰律利同言與陽同也
揔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十有二月皆稱律中也
律管案司農注周禮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鄭
康成則以皆用銅為之案律歷志量者龠合升本之黄
鍾之龠而五量加之其法皆用銅聲中黄鍾以此凖之
故知用銅也司農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非也律應謂
之吹灰者蔡邕云其法為室三重户閉塗亹必周密布
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案内庳外髙從其方位

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也熊氏云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莩燒之而實之律管中以羅縠覆之氣到則吹灰動縠矣律空圍九分凡律空圍九分者以黄鍾為諸律之首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為限孟康云林鍾長六寸圍六分則圍之大小隨管長短然則分寸之數不可定故鄭氏皆以為圍九分也

九數鄭氏注周禮保氏九數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

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禮記正義云九數之名書本多誤儒者所觧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方程七贏不足八旁要九今有重差句股者鄭司農指漢時云今世於九數之內有重差句股二篇其重差即為舊數差分也去舊數旁要而以句股替之為漢之九數即今之九章也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為一篇未知所出今依鄭司農注周禮之數餘並不取 禮記正義

度量權衡書乃

同律度量衡三代式遵斯制秦滅學之後紛紜莫定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唯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恊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筭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黄鍾之長以子谷秬黍中者子北方北方黑謂黑黍也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黄鍾九寸

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黄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凖其槩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黄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貟生矩

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謂五則也位於北方太陰為智為水水曰潤下智者謀謀而深故為權北方之義也大小有準輕重有數各應其象五權謹矣度以黍起亦以絲起隋志曰孫子筭法云蠶所生吐絲為忽十忽為杪十杪為毫十毫為氂十氂為分此皆起度之源

斛數秉莒稯秅儀禮聘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色縷反十藪曰秉秉十六斛為江淮之間量名有為藪者

今文藪為逾二百四十斗謂一車之米秉有五藪四秉曰莒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莒音才竹反者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莒毛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歛穧十莒曰稯總十稯曰秅秅四百秉為一柏一車之禾三稯為千二百秉三百莒三十稯也

王制言古尺周尺玉人職云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為尺也王制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為尺也或言周尺八寸

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為尺八尺為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為尺八尺為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以此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為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為今之一百步則合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今王制乃曰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一寸二分與此不相應者蓋六國時變亂法度經文

散亂不可用也禮記正義 周有十寸之尺有八寸之尺家語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投壺記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氏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何休曰側手為膚按指為寸扶即膚耳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曰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然則寸尺之廣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

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為寸則於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為尺也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之證也説文曰咫八寸周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為步六尺四寸乃八尺亦此八寸尺之證也隋書

所載歴代之尺至有一十五種蓋古尺既廢後世長短異同之論遂不一也陳禮書

造歴之時太史公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言漢文帝尤加詳焉既曰陳武請伐朝鮮而文帝以謂願且臨邊設候結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鷄鳴狗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之時能不擾亂由是而百姓遂安耆老之人不到市廛遊遨嬉戲如小兒狀嗚呼若太史公

者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音者也何則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協和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苟制律以候之其氣之相應自然知音律之為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音律之為非因天地之正氣以定三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所謂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殆謂是歟

後周正律唐製十二和樂合四十曲八十四調又有九

功九德之舞開元中更造三和樂郊廟元會册命大禮則用之自漁陽入寇樂工散亡樂音不嗣周世宗留意雅樂時王朴竇儼俱號知音顯徳中命朴儼考正八音為一代之樂朴乃以古黑黍之法以審其度造成律吕以定六律六吕旋相為宫之義續通典

宋朝考正音律五代之亂禮樂之制寂然無聞太祖雖在兵革之間注意於禮樂之内故和峴之徒因周人舊樂創為一代之制其為典則有龍安髙安之畀其為舞

則有文德武德之殊用之宗廟而交神人之慶也以至太宗增琴阮之制真宗新隨月之律厥後李照叅考和峴之徒而黄鍾之音或近於太簇峴遂改造而調又高則是和峴失之於清而李照失之於濁也於是又制神龜紫芝甘露嘉禾玉兎之歌謂之五瑞又假律鑄十二鍾設黄鍾大吕太簇夾鍾以附四清聲之次以奏朝會登歌此其所以有雅鄭之異也　皇祐中仁宗祀明堂遂銳意樂律詔訪天下通知音律之士而胡瑗阮逸之

徒相繼而起瑗以上黨之黍考正鍾律而鍾之不合於古制者三磬之不合於古制者七莫不按古樂爲之仁宗遂造七均十二律造乾安之曲制化俗右文威功睿德之舞與夫大善大寕大順大慶大定大盛大明之舞相間之郊廟明堂故一代之典鼎新大備盖由先和民心後正律吕而然也

羣書考索卷五十三

羣書考索卷五十四

宋 章如愚 撰

歴數門

歴類

歴數之起尚矣伏羲畫八卦以象二十四氣炎帝分八節以紀農功皇帝迎日推策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大撓造甲子隷首作筭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微欽起消息正閏餘述

而著馬謂之調歷洎于少昊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實為歷正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顓帝則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孟春以為元是為歷宗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黎育重之後使纂其業西漢志

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夏至太康羲和廢職唐一行曰湯作商歷以十一月甲

子合朔冬至為上元又曰商歷得庚寅一分周歷得巳丑二分武王訪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故自商周咸正歷紀以應天道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嵗為蔀首故春秋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歷以為在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而怪蟄虫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五伯之末史官所紀惟有黃帝顓帝夏商周及魯歷秦

兼天下用顓帝歷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尚黑前漢志　後漢志曰黄帝造歷元起辛卯而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秦用乙卯漢初因之

漢興歷凡五變初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帝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正朔服色不覩其真而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蒼傳曰蒼為計相善筭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推五德之

運以為漢當水德尚黑如故漢家言歷者本張蒼追文帝詔公孫臣立土德時歷制度蒼由此絀著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此漢初用顓帝歷也武帝元豐七年漢興百二歲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與倪寬等議曰推傳序文則今夏之時也其以七年為元年於是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乃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日月在建星即牽牛也太歲在子已得太歲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筭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太初歷乃選鄧平等及與民間治歷二十餘人唐都洛下閎與焉部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故黄鍾紀先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推筭如閎平法名曰陽歷元朔月生陰歷朔而後月乃生乃詔遷用鄧平所

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淳于陵渠覆太初歷晦朔望皆最密日月如合壁五星如連珠遂用鄧平歷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也張壽王言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不調宜更歷之過也詔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請與麻光等雜候鈎校諸歷詔雜候上林清臺課歷疏密凡十一家壽王課疎遠壽王所治乃商歷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復候盡六年太初歷第一徐萬且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壽王李信治皇

帝調歷皆踈闊壽王又妄言太初虛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竟以下吏歷之本驗在於天自漢歷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蔡邕曰太初用丁丑唐一行亦曰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東都李洪難張衡曰太初多一日冬至日值斗而云在牽牛踈闊不可復用獨衡以為密近邊詔曰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歲進退餘分六十三治歷者不知處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知初磨述者得切其

說此武帝太初歷也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子歆究其微妙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要密其歷曰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効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以易窮則變之數為閏法以參天九天終數兩地十地終數為會

數以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即易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也為朔易之會是為會月以會數乘之周於朔旦冬至也章月至日同朔謂之章閏月是為統歲三統為元歲又曰夏數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三統也黄鍾為天統始施於子半為天正林鍾為地統受於丑初而畢於辰也天地生物自十二月至三月畢為地正太蔟為人統受於寅初而成於申為人功自正月至七月畢故歴數三統天以甲子夏正月朔地以甲辰商正月朔人以

甲申周正月朔孟仲季迭用事為統首邊韶曰歆驗之春秋參以易道唐一行曰三統歷以巳夘為堯商之歲非也今三統歷自太初至開元朔後天三日數而上之以至周初先天之失蓋益甚焉班固謂其要密著于漢志且贊曰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然歆之歷追考春秋所書三十六食僅得其一故杜預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乃知三統之最踈此劉歆三統歷也以上並西漢志後漢志曰自太初元年開三

統歷施行百餘年歷稍後天朔先歷朔或在晦月建武中朱浮許淑等言歷不正當改天下初定未遑至永平中詔楊岑課弦望官歷皆失復令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岑課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四分之術始頗施行是時盛防未明歷元但用弦望而已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章帝知其錯謬故召治歷編訢李梵詔改行四分歷而訢梵尤以為元首十一月當先大帝使賈逵問衛承李崇等以為月當先小勑無拘歷已班天元

始起之月當小歴遂定永元中復以九道法候弦望無差安帝延光中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梁豐言當復太初詔公卿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元和改從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李洪議四分歴起圖讖最正不宜易甲寅元多失未可取正上納其言順帝漢安二年邊韶上言章帝以保乾圖三百年斗歴改憲之文就用四分以庚申為元無明文按弦望足以知之准百官議虞恭

常訢等言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歷可成四分歷仲紀之元起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止四十五歲歲在乙未歷度與天相應不可復尚君更三聖光武創之孝明放之章帝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奏可靈帝熹平中馮光陳晃言歷元不正蔡邕議曰太初歷行百八十九歲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以庚申為非甲寅為是及用四分以來攷之行度密於太初是新元効於今日者也光晃以陰

陽不和盜賊之興皆元之咎誠虛妄造勘劾之四分歷
僅七十餘年而已謬蓋建歷元初專泥三百年斗建改
憲之文是以斗分太多揆諸月行遂踈闊較之天度出
三百年而餘一日積世不誤劉洪何承天能指言其失
則踈太甚此東都四分歷也以上東漢志永光中宗紺
上書正月十六日月當食而四分歷以二月詔行紺法
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月先歷食者十六事於是差
矣洪作七曜術時孫誠言繼法當改洪奏宜用誠術遂

用洪等施行誠術晉志曰靈帝光和中洪考古今歷法言其進退之行知四分歷踈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一百四十五分為斗分而造乾象歷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依易立數名為乾象歷又制日行月行黄道赤道之度法轉精密矣獻帝建安中鄭玄受其法又加注釋焉自黄初後改歷者皆斟酌乾象洪術遂為後代推步之表此劉洪乾象歷也宋何承天曰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誤劉歆

三統又跡凋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
其說采為六元班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
魏文帝黄初中髙堂隆議歷數改革韓翊以為乾象減
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黄初歷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為
統法千二百五為斗分其後陳羣奏翊首建恐不審故
以乾象互相參校更相是非無時而決徐岳議劉洪以
歷後天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起巳丑實精
密可長行今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錯無幾

岳課日月蝕五事乾象四逺黄初一近翊術自踈又楊偉言韓翊據劉洪之術知貴其術而棄其論至明帝景初元年楊偉改造景初歷欲以大吕之月為歲首建子之月為歷初遂以建丑之月為正改其年三月為孟夏三年正月復用夏正晉姜岌曰古歷斗分强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不可通於古景初雖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合朔于盈皆不及其次唐一行曰韓翊楊偉更造新術而皆依讖緯三百歲改憲之文攷經之合

朔多中校傳之南至則否說齋曰明創於前偉繼於後

咸遵劉洪之議未及洪之深妙盖二歷皆㵼于模毋終

不過洪之術也　蜀仍漢四分歷吳王蕃以劉洪術制儀

象及論故吳用乾象歷此魏黄初景初歷也

晉武帝因魏之景初歷改名泰始歷自泰始十年上元

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始于星紀為正歷杜預又

著春秋長歷及論武帝咸寧中李脩卜顯依預論為術

名乾度歷表上之時尚書史官以乾度與泰始參校古

今注記乾度歷殊勝泰始歷上勝官歷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元帝渡江更以乾象五星法代楊偉歷穆帝永初八年正朔造通歷以甲子為上元說齋曰因其上元為開陽之始其說畧見於晉史其私不用於日官莫可考也其后武帝太元中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畧曰治歷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紀一失其本四時變移自羲皇暨漢魏各自制歷以求厥中考其疏密惟交會薄蝕可以驗之然書契所紀惟

春秋著日食之變凡三十六其朔晦不知用何歷班固以為春秋用魯歷歷不正閏失其序魯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春秋置閏不與此蔀相符合歷序曰孔子為春秋之故退脩商之故歷故其數事傳於後世則是春秋用商歷（並晉志）

晉之歷有五曰泰始曰乾度曰乾象曰通歷曰三紀甲子然終晉之世止用泰始而餘歷不果施行

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改泰始歷為永初歷文帝元嘉

二十二年何承天撰元嘉新歷刻漏改二十五箭以日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驗之知堯時冬至日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以校二至差三百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四度又有遲疾前歷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晉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推月頻三大頻二小此舊法殊為乖異謂宜仍舊詔可又元嘉十

四年河西王牧犍遣使獻河西趙歐所撰甲寅元歷通鑑自宋迄齊相仍用元嘉歷梁武初興因循齊舊天監中因祖常進甲子元歷令太史候新舊二歷氣朔交會及七曜行度新歷密舊歷疎乃更用祖常所造甲子元歷又名大明歷至大同十年詔太史虞氏更造新歷以甲子為元未及施用而遭侯景之亂陳氏亦用祖仲之歷隋志南朝之歷曰永初曰元嘉曰甲寅元曰甲子元曰大同新歷然甲寅元大同二歷不用永初歷又復

因晉四朝所用者元嘉甲子元二歷而已

北朝元魏大武時崔浩上表言自秦燔書而漢以來妄造歷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宜改誤歷術若以從天遊曰五寅元歷其後浩以國書之禍坐誅終魏之世惟用元始正光二歷而五寅元不果行也浩傳初魏入中原但得景初歷世祖克沮渠氏得趙歐元始歷時人以為密高宗興安元年始行之世宗以元始歷寖疎命更造新歷至肅宗正

光中崔光取張龍翔等九家所上歷候驗得失合為一
歷以壬子為元應魏之水德命曰正光歷宏詞篇又有
信都芳因祖常之法私撰靈憲歷筭月頻大頻小食必
有朔證據甚明每云何承天亦用此法而不能精靈憲
若成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其法亦莫考也及東
魏興和元年以正元歷浸差命李業興更加脩正以甲
子為元號曰興光歷西魏入關尚行興光歷法
北齊顯祖天保元年命宋景業造天保歷行之而重峻

鄭元偉立議非之又與劉孝孫張孟賓二人同上甲寅元歷後周明帝武定元年始造周歷於是胡克遜庾季才及諸日者採祖常舊議通簡南北之術然周齊並時而歷差一日頗覩其繆故正光廢而天和作矣天和歷上於甄鸞其後大象年間太史馬顯等上景德元歷即行之時隋髙祖輔周欲以符命曜天下道士張賓知上意乃自言星歷有代謝之證乃更造新歷又名巳巳元歷何承天法微加增損行於開皇之四年賓歷既行劉

孝孫劉焯並稱其失所駁六條十七年張胄元論日

影短長羣臣咸以胄元為密乃行胄元所造歷劉焯增

修其書名曰皇極歷又名甲子元更有增損迄于義寧

並隋志　北朝之歷曰五寅元曰元始曰正光曰靈憲

改元魏之歷也曰興光曰天保曰甲寅元此東魏高齊

之歷也曰天和曰景寅元曰巳巳元曰皇極此後周隋

氏之歷也言歷者不一行之數十年輙復差繆故南朝

之歷則以何承天為宗而北朝則依趙歐祖冲之以為

據此南北歷之大旨也

唐志曰唐終始二百九十餘年而歷八改初曰戊寅元歷盖高祖時傅仁均所造也用於武德之二年閱明年而月蝕比不驗明年詔祖孝孫等考定乃畧去其尤疏闊者其後崔善與李淳風復更定其數十條淳風又言仁均減除稍多定朔遂差二刻其二曰麟德甲子元歷高宗時李淳風作也戊寅歷推步既踈淳風乃增損劉焯皇極歷作是歷古歷有章蔀紀元有日分度參差不齊

淳風為總法千三百四十以一之損益中晷術以考日至為本渾圖以測黄道當時以為密與太史令瞿曇羅所上經緯歷叅行其三曰開元大衍歷僧一行所作也開元九年麟德歷書日蝕比不效詔一行作新歷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考者皆合本志曰自太初至麟德歷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作者皆依放而已竊考其詳本於天地之二中始

於冬至之中氣以晦朔定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其原皆出於易自春秋以来至開元十二年變更凡二十一事戊寅歷得十六麟德歷得二十三而開元得二十四用此例以校古今之薄蝕五星之變差而開元歷課皆第一然開元十二年七月朔十三年十二月朔於歷當蝕而皆不蝕杜預有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蝕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是也

若因開元二蝕曲變交限而從則差者益多矣肅宗時山人韓潁言大衍或誤潁乃增損其術更名曰至德歷其四曰寶應五紀歷司天郭獻之等所上也代宗以至德歷不與天合詔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更立歲差增損遲疾交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舊術上元七曜起赤道虛四度帝為製序題曰五紀歷其與大衍小異者九事而已其五曰建中正元歷司天徐承嗣所上也德宗時五紀歷氣朔加時稍後天推測星度與大衍差率

頗異徐承嗣等雜麟德大衍之旨治新歷上元七曜赤道虛四度建中四年歷成名曰正元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晷漏交會悉如五紀法其六曰元和觀象歷司天徐昂所上也憲宗元和二年用之然無章蔀之數至於察斂啓閉之候循用舊法測驗不合其七曰長慶宣明歷穆宗即位以為累世纘緒必更歷紀乃詔日官攺撰歷術名曰宣明上言七曜起赤道虛九度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晷漏交會則稍增損之更立

新度以步五星其八曰景福崇元歴邊岡所造也昭宗時宣明歴施行已久數亦漸差邊岡筭旼治新歴岡用筭巧能馳騁反復于乘除間雖籌策便易而冥於本原

用唐志修

一行歴議曰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各有合所以神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歴天有五音所以司辰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

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為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為五材成數五十為大衍之母蓍數之變九六皆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十六子之象也故爻數通六十是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歷之大紀也

五代初用唐崇元歷而晉高祖時馬重績始更造新歷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為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

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嵗首號符天歴然世謂之小歴祇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律行之五年輙差而復崇元歴周廣順中愽士王處訥私撰明元歴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歴而蜀有永昌歴正象歴南唐有齊政歴五代之時大畧如此而調元歴法既非古明元又藏其家萬分止行民間其法既不足紀而永昌正象齊政歴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矣周世宗内修法度王朴通於歴數乃

詔朴撰歲餘朴奏曰自唐季以来亂日失天陛下考古道舉墜典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按疾遲以推星考黄道之邪正辨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乃以一篇步日一篇步月一篇步星以卦氣㓕没為下篇都四篇 歷經一卷歷十一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歷一卷 為欽天歷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朔旦為始顯德欽天歷行自前諸歷並廢用 五代歷修王朴歷成

王處訥謂之曰此歷可且行久則差矣既而果然宋興乃命處訥正之

國朝隆興二年以王朴欽天歷時刻差繆命有司重加研覈四年王處訥上新歷號應天歷此國朝歷法之始也太平興國中以應天歷置閏有差誤詔吳昭素等各造新歷而昭素歷頗精密賜號乾元此歷之一變也其後朔望有差真宗咸平四年史序王熙元獻新歷更名儀天此歷之再變也始熙元等上儀天歷趙昭逸請覆

之而不從後二歲而歷果差昭逸言其熒惑度數稍繆復推驗之果如其就後以星躔差仁宗天聖中司天監復上新歷賜名崇天晏殊為序此歷之三變也英宗初司天言崇天歷五星之行及諸氣節有差又以日蝕差詔周琮等各造新歷以范鎮詳定惟琮歷最密乃用之號明天歷此歷之四變也初右道言琮歷不可用至神宗熈寧中月食東方與歷不叶詔歷官雜候時有言衛朴通歷法召朴至朴言其失在置元不當詔朴改造朴

以巳學爲之視明天歴朔減二刻歴成行之沈恬上之號奉天歴此歴之五變也九年奉天以日蝕不當詔集歴家考驗其後有司言奉天有後天之差有詔改造歴哲宗元祐六年歴成詔以觀天爲名此歴之六變也徽宗崇寧三年命姚虞輔造歴名曰占天此歴之七變也未幾而蔡京令虞輔更造用帝受命之年即位之日元用庚辰日起巳卯歴成而名以紀元此歴之八變也紀元立朔既差定臘亦舛日食不驗高宗建炎三年乃改

造統元歷元用甲子日起甲子蓋自古造歷多起朔旦甲子夜半冬至懲虞輔用受命年月日之失也此歷之九變也壽皇以統元日食有差於是改造乾道歷又改淳熙歷以四朝志及會要修主上踐祚歷號曰會元

章蔀紀元攝提遷次黄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

之極建于中道營于外東漢志

總論歐陽公曰歷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合也太初以律起數大衍以易起數然其要在於候天地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形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失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歷者其始未嘗不精密

其後多踈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歴未嘗同也吾嘗因是而觀諸易矣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歴明時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歴言者葢事之在天下最易差者莫如歴而不可不修者莫如歴

四朝志曰自古帝王必先考正歴象葢將以前民用授人時也然以聖人之智其於天地之理隂陽五行之運日月星辰之紀考驗推測無有不盡其至立法倚數固

宜歷萬世而不忒往往傳之稍久其應輙差何哉天地之數其妙而不可測者常在於眇忽毫釐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贏縮亦有時而不齊故雖聖智不能盡窮積以歲月則歷之不能無差理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歷之無差嘗因其差而正之而歷家者流往往各持其說以相矛盾主其議者又從而以私意輕重之漢唐以來歷之所以數變而無一定之說亦有由矣大抵漢歷五變而太初最密唐歷八改而大衍最密宋朝初用欽天歷

至太平興國中始更定歷名曰乾元至咸平復改曰儀天天聖曰崇天嘉祐曰明天熙寧曰奉元元祐曰觀天崇寧曰占天後復改曰紀元蓋自乾元以至紀元凡八變法雖不同至於前民用授人時其歸則一矣

辨歲差自漢改歷之初洛下閎謂八百年後當差一度然當時史官考諸中星知太初歷已差五度而閎不之察蓋古之為歷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月躔之宿一定不移而不知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

至之日纒常有不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遂立歲差之法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以百年退一度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退一度較之二家之歷雖為差近亦未甚密故唐一行復以大衍之法推之乃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来歷家皆宗其法迄于今日又不若統天歷之為漸密也大衍立法謂日躔于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徧餘分而日已至焉每歲若有不及之分故一

度為三千四十分其所差之分一歲三十有六又積而至於八十三年則差一度矣然猶未也考古驗今其實七十九年而退一度是故堯時之日月在虛一度自是而降漸退在女又過在斗自牽牛而退在斗二十六歷斗二十五迤邐而退則在建星矣知歲差之法則知古今之中星不同可坐而判或者不知歲差之法每以堯典校之月令至於今日不啻差一次矣求其說而未得遂謂節氣有初中之殊又謂古以午為中今以未為中

是皆自欺之說固不足信葢甞考諸經史自堯以來至于宋朝冬至日躔各自不同然後知嵗差之法固不可廢大衍歷推帝堯纉紀之端日在虚一度則烏火虚昴皆以仲月昏中合於堯典考諸堯時日之所在冬至在虚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氐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歷冬至日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六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今之統元歷冬至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十八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

軫七度自冬至之日黄道至斗為極南黄道極南之所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又漸退而北行至於春分正當黄赤道之交出夘入酉故日亦出夘入酉進而至夏至黄道至井而極北黄道極北之所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自夏至後日漸退而至於秋分復當黄赤道之交出夘入酉故日亦出夘入酉又退而至於冬至復如初極之於南矣日之出入也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黄道之勢使然也故太元經曰日一北而萬物生一

南而萬物死正謂是矣月之行天也循黃道内外而東黃道内曰陽歴外曰陰歴與黃道赤道相去最逺者二十四度月道與黃道相去最逺者六度日行黃道月行九道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黒道二出黃道北其交必由於黃道而出入故兼言為九道也然此特言其大槩爾至五代王朴乃以黃道一周分為九節一節之中分為九道盡七十二道而斜正之勢無所隱遯明月之行道備於此矣日之行也

舒月之行也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速先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其循黄道左右而進也春分弦以東井亦猶日之夏至而極北也秋分弦於南斗亦猶日之冬至而極南也然不可與日同測景者以月有入陰陽歴之差也故周官有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此也至五星之行其出入夫陰陽之歴大畧與日月不異然其伏見遲留進退前後又各不同當以五緯推步法求之可也渾

裴冑之問董生曰日常右轉星常左轉大凡不蒲三萬年日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約八十年差一度自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唐李肇國史補

疑難西漢之歷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歷莫善於四分由魏至隋莫善於皇極在唐則大衍為善在五代則欽天為善然其立法各有不同太初以八十一為日法四分

則用蔀月九百四十皇極則用一千二百四十二大衍則用二千四十欽天則用七千二百其多寡之異何耶太初以三百八十五為斗分四分則用章法十九皇極則用萬二千一十有六大衍又以七百七十九為虚分欽天則一千八百八十四其增損又如此之異何耶泰初諸歷則日為一法度為一法至大衍又合日度為一法太初諸歷則餘分置於斗分至大衍則餘分置於虚分此又何耶太初之歷本於鍾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

其數起於黃鍾之龠而終漢之歴號為最詳開元之歴求乎大衍以四十九分為筭而終唐之世號為最密是非所祖之多門而為數則同也黄帝造歴元起辛卯髙陽氏起乙卯虞舜用戊午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是非立元之多門為數則同也漢靈帝時劉洪作乾象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四百四十五為斗分魏文帝時韓翊造黄初歴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為紀法千二百五為斗分漢之歴或八十一為法魯之歴或以九百四十為筭

是非倚數之多門而為數則一也若夫孝昭清臺之候課諸歴法號為得宜而張壽王書乃以陰陽不調為更歴之過章帝元和之詔用四分歴其法頗密而馮光陳晃之論乃以為不合於圖讖此皆不經之言也

羣書考索卷五十四

羣書考索卷五十五

宋 章如愚 撰

歴數門

歴類

古今歴名調歴黄帝 顓帝歴虞歴夏歴殷歴周歴魯歴以上歴謂之古歴皆以四分起數若同六歴則不數虞歴 太初歴西漢武帝時鄧平所作 三統歴西漢末劉歆推説此歴 四分歴本古歴法東漢

以太初疏闊章帝元和間用之乾象歷東漢靈帝時劉洪作黄初歷曹魏文帝初韓翊作景初歷曹魏明帝時楊偉作泰始歷即景帝初歷晉武帝改此名正歷西晉武帝時劉智作春秋長歷杜預作乾度歷西晉初年李脩王顒用杜預歷論作通歷東晉穆帝時王朔之作三紀甲子元歷姚泰姜岌作七曜歷宋何承天表言徐廣有此歷不知作者元嘉歷宋文帝時何承天作大明歷宋孝武時祖冲之作

梁歷武帝大同中命虞劌作趙畋歷凉太史趙畋作正光歷北魏孝明宗時崔光合九家歷作興和歷東魏孝靜帝命李業興更修正光歷天保歷北齊文宣帝初宋景業作甲寅元歷北齊董復鄭元偉作劉孝孫歷北齊後主時張孟賓歷北齊後主時明克讓歷北周明帝時天和歷北齊武帝時甄鸞作丙寅元歷北周静帝時馬顯作張賓歷隋文帝開皇初張胄元歷隋開皇十七年皇極歷隋劉焯作戊寅元歷唐高祖初傅仁均作麟德

甲子元歷唐高祖時李淳風作經緯歷唐高宗時瞿曇羅上光宅歷武后命瞿曇羅作乙巳元歷中宗時南宮說作開元大衍歷玄宗時僧一行作九執歷來自西域至德歷肅宗時韓穎作寶應五紀歷代宗詔郭獻之作建中正元歷德宗時徐承嗣楊景風作元和觀象歷憲宗時徐昂上長慶宣明歷穆宗初詔日官作景初崇玄歷昭宗時邊岡等作符天歷唐建中時曹士蔿作調元歷石晉時馬重績作明玄歷五代周太祖時王延訥作

萬分歷五代時民間有此歷永昌歷前蜀王建時胡秀林作正象歷亦蜀人作齊政歷南唐時陳咸勲作顯德欽天歷五代至周世宗時王朴作

以上五十七歷

立元黄帝調歷辛卯顓帝乙卯虞丙午夏丙寅殷甲寅周丁巳魯庚子太初丁丑三統庚戌四分庚申乾象巳丑景初壬辰

以上十二歷立元各不同必始以甲子

正朔之通歷自此歷始以甲子為上元祖冲之大明歷自此歷始立論以為作歷上元必當以甲子曹士蔿符天歷此歷始不立上元而以近出唐顯宗五年庚申起起數古之七歷皆以十九歲為一章有七閏積章月二百三十五

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十之一是名月分

一月凡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

太初歷始變古法以八十一為日法以一千五百三十

九為統法

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百八十五

一月凡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

其一歲餘則增四分法多六千一百五十六分日之一故積六千一百五十六年則增多四分之法之一日

然猶以十九歲為一章

東漢四分歴即古歴耳　乾象歴始減斗分　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　亦猶以十九歳為一章

大明歴始破章法　不復以十九歳為一章　乃以三百九十一歳為一章有一百四十四閏積章月四千八百三十六　雖斗分章法盡變古法併日法度法兩者並立則猶無異於古也　日法者約朔周之法　度法者約歳周之法

麟德甲子元歷至此歷始併日法度法為一而立總法
總去一千三百四十
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三
十八
一月二十九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七百十一
施用久近黄帝至周凡二千四百一十四年而歷止七
改黄帝顓帝虞夏殷周魯　漢四百年而歷始改初用
顓帝武帝用太初章帝用四分　景初一歷自曹魏明

帝始盡魏涉兩晉至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始改凡用二百八十年　元嘉歷用於宋涉齊至梁凡六十五年大明歷用於梁終梁訖陳凡八十年　唐始終二百九十餘年而歷九改唐志序云八改及考志中乃凡九改戊寅元　麟德甲子元　胱元大衍　至德　寶應五紀　建中正元　元和觀象　長慶宣明　景初崇玄

宋朝方二百六十餘年而歷十餘改

應天　乾天　儀天　崇天　明天　奉天　觀天
占天　紀元　統元　乾道　淳熙　會元　統天
大抵古歷用之久後世之歷改之頻
因襲三統襲太初　四分襲古歷一黄初景初俱襲
乾象一張賓依何承天法　張胄元歷竊劉焯術　戊
寅元歷祖術張胄元稍以劉孝孫術參之　麟德歷因
劉焯皇極法增損所宜　寶應五紀歷用麟德元紀為
大衍舊術　建中正元歷以後三四歷皆因大衍舊術

調元歷用符天法立元用宣明法推氣朔用崇元法推五星

創改乾象始創月行遲疾法　黄初始課日蝕　景初始有交蝕起虧術　元嘉始改斗分為室分　大明又改室分為虛分始立歲差法　馬顯丙寅元歷始推交蝕定小餘　張胄元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始立日應食不食術　皇極始有推黄道月道術　大衍始立步中朔術始以九服遠近推軌漏交會創立歲星差合

術　崇玄始立相減相乘法以求黄道月道　欽天始
變五星法令遲疾留行舒亟有漸
精密太初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清臺課校太
初第一乾象方於前法轉為精密鄭玄徐岳並解釋之
自黄初以後改作歴術皆斟酌乾象所減斗分朔餘
月行疾徐以求折衷洪術為後代推步之師表
大明歴本宋祖冲之所作宋不及用至梁武帝天監中
冲之子祖暅上其父術詔與元嘉歴參校起八年十一

月訖九年七月冲之歴皆密元嘉歴皆疎

張胄元歴與古不同者三超古獨異者七　皇極歴術

士或稱其妙　麟德歴當時以為密　大衍歴較經史

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考者皆合

因南宫説陳元景等言其九執術詔李麟等較靈臺

候簿大衍十得七八麟得纔三四九執一二焉自太

初至麟德歴有二三十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

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

皆依倣而已

宣明歷自大衍歷後法制簡易合望密近无能出其右者

自謦楊偉作景初歷上表云雖使研桑心筭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皆未能並臣如此之妙也

姜岌作三紀甲子元歷其畧云圖讖皆云三百歲斗歷改憲令治新歷上可以考合於春秋下可以取驗於

今世此法乃可千歲用之豈三百年歷改憲者乎

馬顯作丙寅元歷上表云謹案史曹舊簿及諸家法數棄短取長共定今術兩曜虧食五星伏見參校積時最為精密

劉焯作皇極歷自言於皇太子曰顧循記注自許精微秦漢以來无所與讓尋聖人之迹悟曩哲之心則七曜之行得三光之度正諸氣朔成一歷象會通今古符元經傳稽於庶類信而有徵

王朴作欽天歷奏云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黄道之斜正辨天勢之昇降而交食詳焉

陳氏顯帝歷漢初用之朔晦月見弦望蒲虧多非是三統歷方於四分六千餘年輙益一日何承天以為歆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杜預考古今歷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疎　四分歷施用至魏日蝕率常在晦　乾象法魏太史令許攸云劉洪月行術用以來且四十餘年以後

覺失一辰有奇　韓翊以為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失　景初歷晉改名泰始而用之其推五星尤疎闊晉元帝更以乾象五星法代之　姜岌云殷歷斗分麄故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景初斗分雖在麄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宋何承天云景初二至差三日五時　元嘉歷既施用祖冲之上表云日月所在覺差三度二至晷影幾失一日五星伏見至差四旬　梁時與祖冲之參校元嘉歷疎　張賓歷既行

劉孝孫劉焯並稱其失凡六條如冬至日守常度五星不同元等事　丙寅元歷劉焯以為日躔莫辨緩急月離妄為兩種月道交會去極晷蒲立術之踈不可紀極隨事糾駮凡五百三十六條　戊寅元歷施行至武德三年正月望二月八日朔當蝕比不効　麟德歷施行至開元九年曾署日蝕比不効　至德歷施行至寶應元年六月望戊夜月蝕三之一至德加時在日出後有交不署蝕不與天合　五紀歷施行至德宗時五紀歷

氣朔加時稍後　觀象歷測驗不合　宣明歷施行至昭宗時數亦漸差　調元歷行之五年輙差不可用舍而復用四分西漢初用顓帝歷即四分法武帝改太初　東漢章帝復用四分　崇玄唐昭宗時始用崇玄至石晉高祖始用調元行之輙差不可用而後用崇玄二歷參用東漢用四分後以劉洪月行術參之　西晉用泰始至東晉元帝以乾象五星法參之　唐高宗用麟德歷以瞿曇羅經緯歷參之

歷家爭辨太初西漢既用太初二十七年至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執古調歷與之爭詔課清臺太初歷第一壽王課比下有司劾壽王所執乃殷歷非調歷又壽王改易黃帝以來帝王世代竟以下吏自太初歷初起至元鳳六年而是非堅定

四分東漢既用四分至安帝延光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順帝漢安中邊韶言當復用太初歷靈帝熹平中馮光陳晃復議四分五元之非欲用甲寅為元每有

異論輙集衆議尚書令忠稱甲寅之失於先太史用虞恭辨太初之非於中議郎蔡邕斷四分之是於後是以終東漢一代四分不易

元嘉何承天上新歷宋文帝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數比月法乖異請宜仍舊詔可

大明祖冲之表上新歷宋孝武帝下之有司使内外博議時人少鮮歷數竟无異同之辨唯太子旅賁中郎將

戴法興立議六條其改立章法一議其歲日度歲差一議其歷元甲子一議其七曜同元一議其改移辰次一議其遲疾陰陽異率一議沖之隨辨析之各有條理時法興方有權寵議者皆附之唯中書舍人巢尚之是沖之之術

天保北齊用宋景業天保歷至後主時董峻鄭元偉皆立議非之遂上甲寅元歷又有廣平人劉孝孫張孟賓名為歷術趙通嚴又更盈縮爭論未定遂國亡

張賓歷賓歷既行劉孝孫劉焯並稱其失凡六條遂上

孝孫歷法時賓有寵劉暉附會之共短孝孫等斥罷之

後賓死孝孫訟其事帝令與賓歷參校

張胄元歷張胄元亦短賓歷異論鋒起久之不定帝令

參考日食事楊素等奏賓歷无驗胄元孝孫所剋皆中

帝於是引見孝孫等勞徠之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

歷帝不懌而罷

皇極歷及孝孫卒楊素牛弘復薦胄元帝召見因言日

長景短之事帝大悦令定新術劉焯聞冑元進用又增損孝孫歷法更名七曜新術以奏之衷充與冑元害之焯又罷至開皇十七年冑元歷成劉暉與國子助教王頍等執舊術與司歷劉宜援据古史駁難冑元言合朔晷影月見虧蝕等事冑元不能盡下迭相駁雜不決會通事舍人顔敏楚上書云漢改太初言後八百年當有聖人改之今七百餘年冑元其是矣帝遂廢退劉暉等而施用冑元歷　開皇二十年帝命皇太子召歷筭之

士集東宮議歷事劉焯復增修其書名曰皇極歷太子嘉之未獲考驗以官不滿意稱疾歸至仁壽四年焯言冑元之失於皇太子以為冑元之歷實竊焯歷前本遂糾駁其失凡五百三十六條冑元復難劉焯以為既定朔不應復有歲月平率若值三小猶減三五為十四值三大猶增三五為十六皆非三五之正互難不決焯又罷歸煬帝大業四年太史奏日食無效帝召焯欲行其歷袁充方幸於帝左右冑元共排焯歷又會焯死歷竟

不行　戊寅元唐高祖既用戊寅元歴至太宗貞觀初李淳風疏論十八事詔崔善為課之其七條改從淳風

麟德貞觀十四年太宗將親祀南郊戊寅元歴以十月癸亥朔甲子冬至而李淳風新術以甲子合朔冬至國子祭酒孔頴達等議請從淳風十八年淳風又上言仁均歴有三大二小云日月之蝕必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後四朔頻大詔集諸解歴者詳之不能定庚子詔用仁均平朔

大衍一行作大衍歴善筭瞿曇羅誤者怨不得與改歴事開元二十一年與陳元景奏大衍冩九執歴其術未盡南宫説亦非之詔侍御史李麟等較靈臺候簿大衍十得七八九執纔一二乃罪説等而是否決

傳會太初本於律　三統説易春秋　四分之元在圖讖

通歴以上元為開闢之始天保用圖讖三十五數　大衍依於易

假歷天保因北齊文宣受禪遂假托圖讖以為握圖元命包言齊受祿之期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起數

張賓歷隋文帝作輔於周張賓揣知其欲受禪之意欲得進用而主此歷

張胄元歷表之言日行上道晝長晷短張胄元依附之

戊寅元歷因唐高祖以戊寅年授禪遂以戊寅為元

乙巳元歷因唐中宗以乙巳年及位遂以乙巳為元

閏餘類

閏易曰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西漢志曰黃帝考定星歷正閏餘自三苗亂德重黎之官廢而閏餘乖次堯命羲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周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云閏所以正中朔也中朔小大之不齊正之以閏記玉藻天子玄端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春秋傳曰文公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

慼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此聖王之重閏也杜元凱釋例

自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至襄公二十七年凡七十一年當有二十六閏而長歷推得二十四閏是再失閏襄公哀公事見歷序

襄公二十八年書春無氷說者謂去年覺其失於是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去年謂二十七年見前建子之月無氷乃書以記災一歲兩閏果是其理乎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仲尼曰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心星

也火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注云失閏自秦用顓帝歷以十月為歲首常以九月為閏自以為得歸餘於終之説而不知其非也漢興因之乆而不革至武帝元封中乃悟其謬更造太初歷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則閏可不重乎又曰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西漢晉志杜預曰閏月無中而北斗斜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

筭閏法竊求之二十八宿循天而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日一日行一度則是一歲一周天也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七日而周天一匝更行十九度半餘逐於日與之會以所次之辰故傳曰日月相會謂之辰周天之度各分為九百分則歲之變凡有三十三萬一千七百分一日九百分一年而餘小盡六日得五千四百分又計五百四分度之四凡有四千七

百分并之而為一萬一千七百分以當十一日半弱兩歲則餘二萬三千四百分以當二十二日半小弱前劇一百分跨一日故曰弱此添剩四百分故曰小弱三歲則餘二萬四千六百分以當三十四日小强凡四百五十分為判此六百政日小强所以歷家於三年置一閏用以歸受此三年之餘分也然三年一閏故用二十九日約周天之餘度二萬六千一百分耳尚更剩前二年中八千五百分通後第四年所餘一萬一千七百分而

二萬零二百分以當二十三日半小弱餘四萬分故曰小弱及五年則三萬一千九百分以當二十四日半强攺五歲再閏也此三十四日猶有餘分又積歸後年置閏若前年且閏之月大餘則後閏大餘分也姚説同禮者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一歲凡十二月除月之小者而計其餘積三十二月而適得一月之數故三年而一閏五年而再閏八年而三閏十年而四閏十三年而五閏十六年而六閏十九年而七閏

大衍歸奇以象閏說大衍之數五十說曰天一地二合而為五位每位各衍為十故曰大衍　其用四十有九說曰虛其一以象太極　分而為二以象兩說曰兩者天地也　掛一以象三說曰掛者以着歸小指間三者人也人與天地為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說曰揲者數也四時春夏秋冬也　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說曰奇者四揲之餘也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扐指間也先揲左以其奇歸於中指无名指之間一

扐也次揲右以其奇歸于中指食指間再扐也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自有五節掛為一節揲左為二節歸左之奇於扐為三節後復以所餘之蓍合而為一焉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不言分二不言揲四而獨言掛一者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也　古註係辭皆韓康伯註惟此章之註其首云王弼曰日用時當記

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頼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則易

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於有故常於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奇謂於四揲之餘不足復揲也分而為二既揲之餘合掛於一故曰再扐而後掛凡閏者十九年七閏為一章五歲再閏者二故畧舉其凡也　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前志曰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

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著以為數曰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歲有陶分滿十九則為閏也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是為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至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為章月四分月法為周至是乘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為中法參分閏法為周至官乘月法減中法而約之則六扐之數為一月之閏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法也

閏惟正時尚書正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五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六歷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為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强為十二月六大之外有月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月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无十二日全之十三日者當以大率據麤而計之其實一

歲所餘止十一日弱也以為十九年七閏十九年二十一月則三百九日其七月四九二分猶二百七日況无四大乎為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二分為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為率其小月雖无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无六日就六日抽一月為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

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為一百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為每嵗之實餘今十九年二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一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為二百六十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為日餘今為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日為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

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為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為日餘亦相當矣所以无閏時不定歲不成若以閏无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為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為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由成乎

至朔同日説按太初歴元自十一月夜半甲子朔旦冬至以牽牛之星居於子為日月初躔之紀積而至於七閏是為一章自一章既至却與紀之之初復以十一月

朔旦冬至是謂至朔同日然其分刻又不能无差故但云至朔同日謂之章是以班固作歷志述孝武造漢太初歷晦朔弦望皆密且以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為淵蓋亦其紀元章會無差故也

積餘分置閏詵按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蓋以周天之度推之此特人事參考上天故以二十八宿分其度及星辰次舍循環一位乃知上天之度有三百六十五度外只四分度之一只此四分

度之一有差乃一歲剋出六日為剩又一歲抽出六月小故得六日揍剋出六日遂一歲合得十二日積三年已得三十六日即置一閏又積至二年後得二十四日揍前閏所剩六日又得三十日足於是再閏所謂三年一閏五年再閏職此之由也閏既成則春夏秋冬四時從而定矣故曰閏以定四時成歲

閏月斗指兩辰間訛閏月斗指兩辰間古今之所常驗大槩以閏月無中氣亦非常月所可比而斗之居中央

臨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在還固等史必云皆係於斗者的以斗之所指未甞有差故也是以月令取昏旦之中星以王弼文必以月建之辰為取信者不無謂也

失閏左傳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

乎在不告閏朔是棄時政也何以為民杜預注云四時漸差前置閏以正之　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分也積分而成於月　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歴過也再失閏矣　襄二十八年春無氷杜預注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氷為災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杜預注曰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季月司歴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温故得有

螽傳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預曰火心星也火伏在辰今十月猶西流言未盡没

詔王居門説禮記外傳云明堂古天子布政之宫在國南十里之内七里之外南方陽明之地故謂之明堂太廟青陽三者之制同也即周制唐虞時為五府府聚也合五帝之神而祭之夏謂太廟為世室言世世不毁商人謂路寢為重屋周人謂五府為明堂為其形制同故

再舉其名夏氏一堂之上為五室木室在東北火室在東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土室在中南陛三堦三靣九一五室者象天地裁五行生於四時故每室有四達四窻相對一室有八窻象八節夾室之窻周人上有圓屋即太廟之宣室今以月令言之則十二室依十二辰以應其月之令四隅有八室各以左右个言之个者隅也各自室不相通也今之東西廟亦以个名中央正靣各當四神之月正子正卯正午正酉也通謂之廟東

則青陽太廟西則總章太廟南則明堂太廟北則玄堂太廟每室各有垣夏后氏卑其宮室皆崇一尺制則九尺矣室中之廣夏時度以步步廣八尺三代不同尺有長短也商人度以尋尋亦八尺周人度以几几即三尺堂上度以筵筵即八尺四面各五門三代制不同此以古尺度之此閏月詔王居門即玉藻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若閏月則闔門左扉而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是也周官太史注亦謂門路寢門也

鄭司農云月令分十二月在青陽明堂緫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於文王在門為閏外傳又云天子五門自外入内第一曰臯門其二庫門其中雉門其四應門極内則路門又云路門即路寢之門然閏月必取寢門為言者蓋閏月聽朔則亦明堂門中還處則路寢終月故也　周禮圖云閏非四時之正而四時不得則不正太史必於閏月詔王居門蓋嵗月日時固有常矣而置閏則無常無常者變也有常者待是而

後成王於是乎居門以門者一闔一闢而無常利用出入有常者待是而後成也蓋有常以為利無常以為用者天道之自然王之所為凡所以承天而已法於四時春則青陽夏則明堂秋則總章冬則玄堂其居固有常矣而閏月居門凡以明此而已

時令類

時令堯典曰分命羲仲宅暘谷平秩東作以正仲春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以殷仲夏分命和仲宅西昧

谷平秩西成以正仲秋申命和叔宅朔方平在朔易以正仲冬夏至仲康羲和廢時亂日胤后征之曰先王克謹天戒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惟時羲和俶擾天紀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夏小正按禮記曰我欲觀商道吾得夏時焉鄭康成記曰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大戴禮有夏小正一篇蓋戴德取以為正隋志云夏小正一卷戴德撰詳

矣宋朝紹興初傳崧卿見閔滄所藏戴禮别定一篇列正文於其前而以戴氏傳附之中興館閣書目

呂氏春秋泰呂不韋所作一曰孟春紀其别有四曰本生始生者天地養而攖之謂天子曰重巳有五星而反害之者不逹乎性曰貴公聖王治必先公曰去私無私也其二曰仲春紀其别有四曰貴生耳目口鼻生之役也害於生則止曰情欲天生人有欲聖人修性以止曰染絲墨子見素絲而嘆也曰功名由其道功名致其三

曰季春紀其别有四以下皆有四曰盡數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精神安而年壽曰先巳事之本先治身曰論人太上反諸巳其次求諸人曰圜道天圓地方聖人以立上下其四孟夏紀曰勸學曰尊師紀十聖神農黄帝顓帝嚳堯舜禹湯文武也六賢齊桓晋文秦穆楚莊吴王闔閭越王句踐未有不尊師者也曰誣徒達教之師使弟子得之曰用衆假人之長以補其短其五曰仲夏紀曰大樂音生於度量本於太一曰侈

樂亂世之樂曰適音樂在和心在適曰古樂叙自朱襄以来炎帝別號也其臣士達於五弦瑟以来陰氣蓄天氏之樂三人摻斗尾投足以歌八闋戴氏元鳥逐草木奮五殳叙天常達帝功依地德總萬物之極樂非一世之造其六曰季夏紀曰音律叙十二律之相生三分益一以上生三分去一以下生曰音初夏后氏孔甲破斧之歌始為東音禹為塗山氏反歌始為西音秦穆作為秦音始為南音有娀氏二女作歌一終始為北音曰制

樂觀王樂於至治曰明理帝王盡於樂也其七曰孟秋紀曰蕩兵一作用兵敘古有義兵无偃兵曰振亂世濁矣有賢主則其義兵矣曰禁塞兵苟義則攻守亦可救守亦可曰懷寵敘君子中理然後說士當人然後議其八曰仲秋紀曰論威義勝之也曰簡選兵勢兵器欲便利角材士民欲精習曰決勝兵有本義智勇曰愛士憐困窮則國士得矣其九曰季秋紀曰順民順民心故功成曰知士高節守義者曰審己不察存亡審其所以曰

精通聖人以愛民為心號令未出而天下延頸精通乎民其十曰孟冬紀曰節喪曰安死曰異寶古人知義所惡為己所喜此其寶所以異乎俗也曰異用桀紂用其材亡湯武用其材王其十一曰仲冬紀曰至忠逆耳者曰忠廉曰當務貴辯曰為論貴信曰遵理貴勇曰行義貴法曰當務曰長見智相過也其十二曰季冬紀曰士節當理不避難臨患忘利曰介立以富貴易以貧賤曰誠廉受於天者曰序意一作廉孝志以身為人重也

漢宣帝時魏相来易隂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兊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帝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兊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曳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授民事髙皇帝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何昌陵

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請申詔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執一時制曰可顧陛下選明經通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相傳東漢則太史讀四時令魏晉齊宋皆行之唐則讀時令之儀具于開元禮國家因仍未暇建明章聖皇帝祥符中嘗欲因四時首月入閤讀時令之儀而不果行之仁宗景祐中亦嘗詔儒臣講定時令一篇未幾亦罷時孫殊請詔禮官博士再定讀

時令之儀選明經術通知陰陽者各主一時時至明言其職經緯集　唐會要曰貞觀十四年正月命有司讀春令於太極殿長安四年崔融曰讀時令自魏晉創有此禮每歲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時令又命韋䌍每月進月令一篇坐而讀之肅宗乾元中春讀春令德宗正元四孟月迎氣之日令讀時令

後世時令書月令章句東漢蔡邕撰分十二月以中央附夏季之末合十三篇各以章句觧之今一卷非邕全

書也又唐玄宗刪定月令李林甫等注有序又李林甫有注解月令其序與刪定月令同而所序十二月專紀節候及氣令變異之應

隋杜臺卿有玉燭寶典以禮記月令分冠諸篇引經傳百家之説以釋之唐韓鄂有歲華紀麗採經史歲時雜事述以駢儷之語韋行規有月錄凡飲膳服餌種藝蓋藏之法皆附本月書之李綽有秦中歲時記紀唐室朔望薦獻及歲時宴賞之事一名輦下歲時記一名咸鎬

歲時記　李邕撰金谷園記採傳記小說歲時雜事五代南唐徐諧撰歲時廣記掇古今傳記并前賢詩文隨日以甲子編類凡時政風俗耕農養生之事悉載

國朝賈昌朝撰國朝時令初景祐中丁度等承詔約唐時令為國朝時令以備宣讀最後昌朝又參以蔡邕高誘李林甫諸家月令之說為集解劉安靖撰時鏡新書以四時分十二月各繫其事孫局撰備閱時令見賈昌朝所奏時令見失紹興中雖訪得之非復舊本乃以景

祐歴書考日月之合䟽列分度併取一二名數注字音於下以備閲時之宜焉並中興館閣書自修

月令疑孔頴達正義曰按鄭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私合之後人因名曰禮記或云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卷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按吕不韋集諸儒首著為十二月紀合十餘人言名吕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証也又周

死太尉惟秦有之况月令乃云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同周法二証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為嵗首而月令云為來嵗受朔日即是九月為嵗終十月為受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証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旂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則月令不韋之作明矣按秦始皇十二年吕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又云周書先有

月令何得為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為郡何得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毒天下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而鄭氏必謂不韋作者何也蓋不韋集諸家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善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禮記正義 明堂月令論東漢蔡邕作也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本四時效氣物立王政也成法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之不敢褻瀆之義故以明堂名者其篇自天地立位其象聖帝明

王也世有紹襲盖以成大業非惟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益其經曰王用享于帝者盖孟春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顓帝歴曰天元正月巳巳朔旦立春正月俱起於天廟營室五度月令曰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月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為寇利用禦冦月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中春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此皆合於

大歴古歴唐政戴記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商人无文及周而備文義深逺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則月令周書明矣秦相吕不韋著書取月令為記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為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吕不韋作或曰淮南作皆非也

吕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次其月令措諸禮為大法焉其言十有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月步氣以追

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有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祿人備於事而已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去聖道亦遠矣凡政令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相土宜仲春止田獵備蠶氣孟夏兇起土功季秋休百工孟冬築城郭仲冬伐木取竹箭季秋誨武習射御也固俟時而行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廢誠使古之為

政者非春无以布德和令非夏无以行爵出禄非秋无以任有功誅暴慢非冬无以賞死事恤孤寡則其缺政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絶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乎又曰反時令則飄雨暴雨是特瞽師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柳文

羣書考索卷五十五